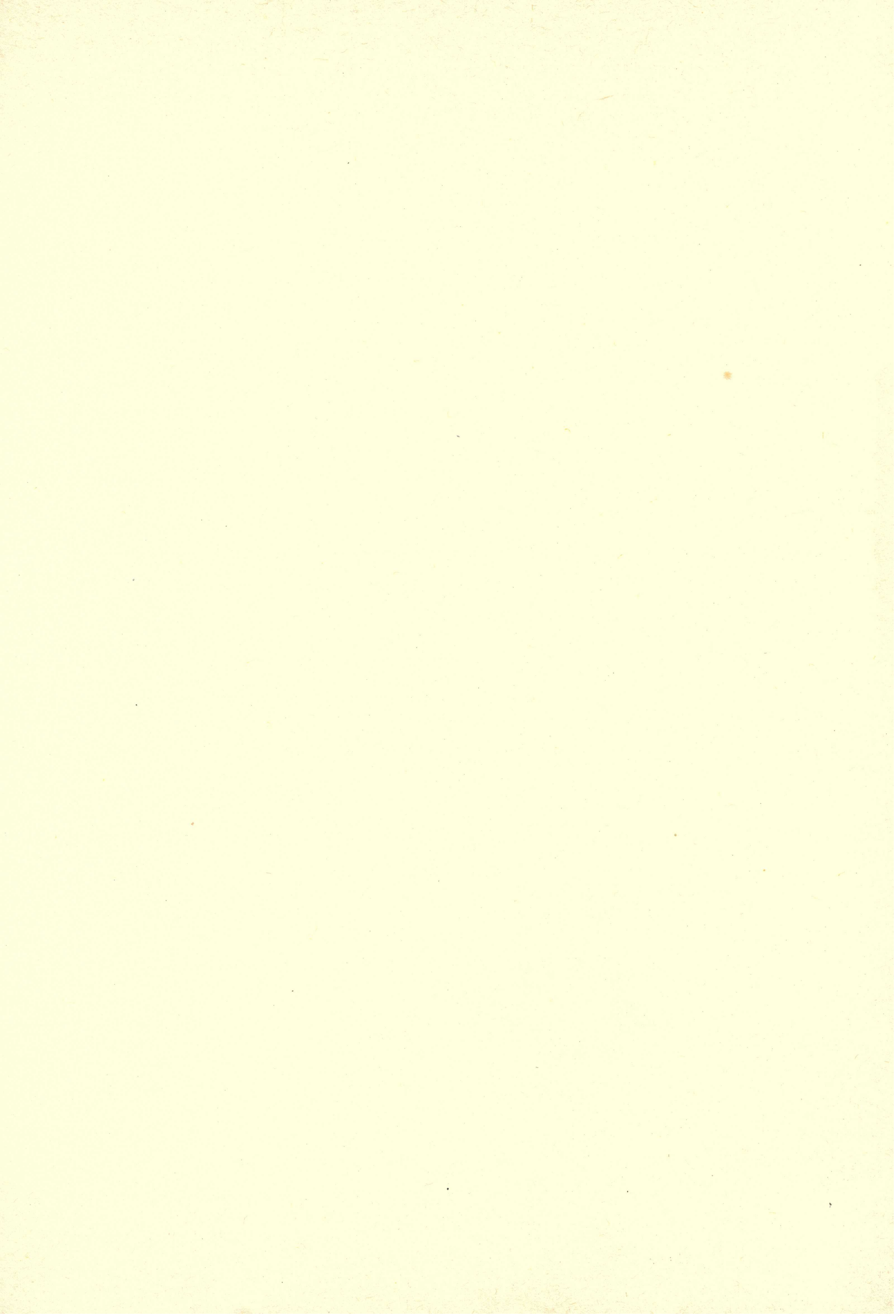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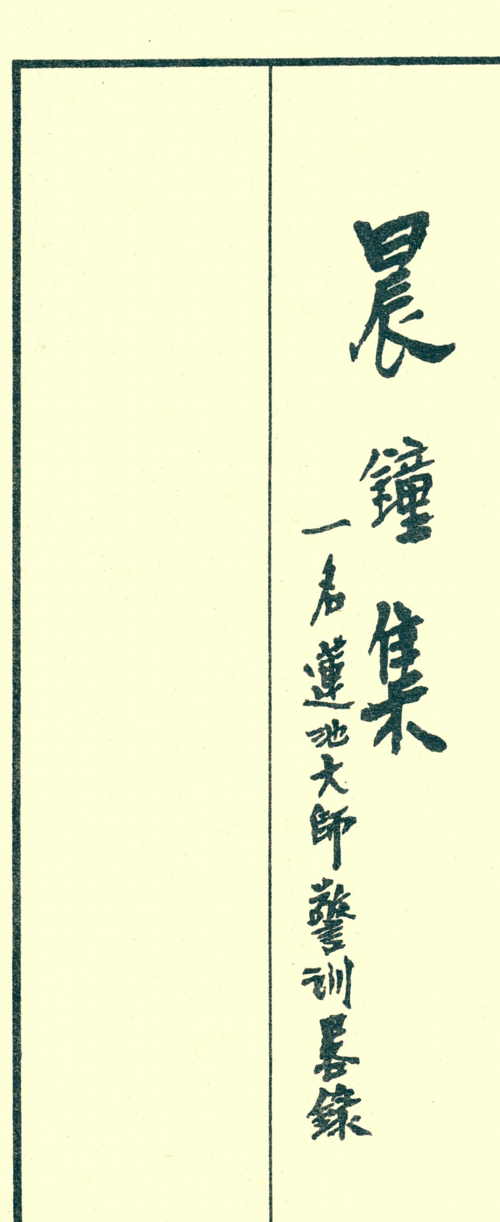
晨鐘集

一名蓮池大師警訓略錄

鐵雲

明・蓮池大師 原著
民國・胡宅梵居士集




晨鐘集
一名蓮池大師警訓畧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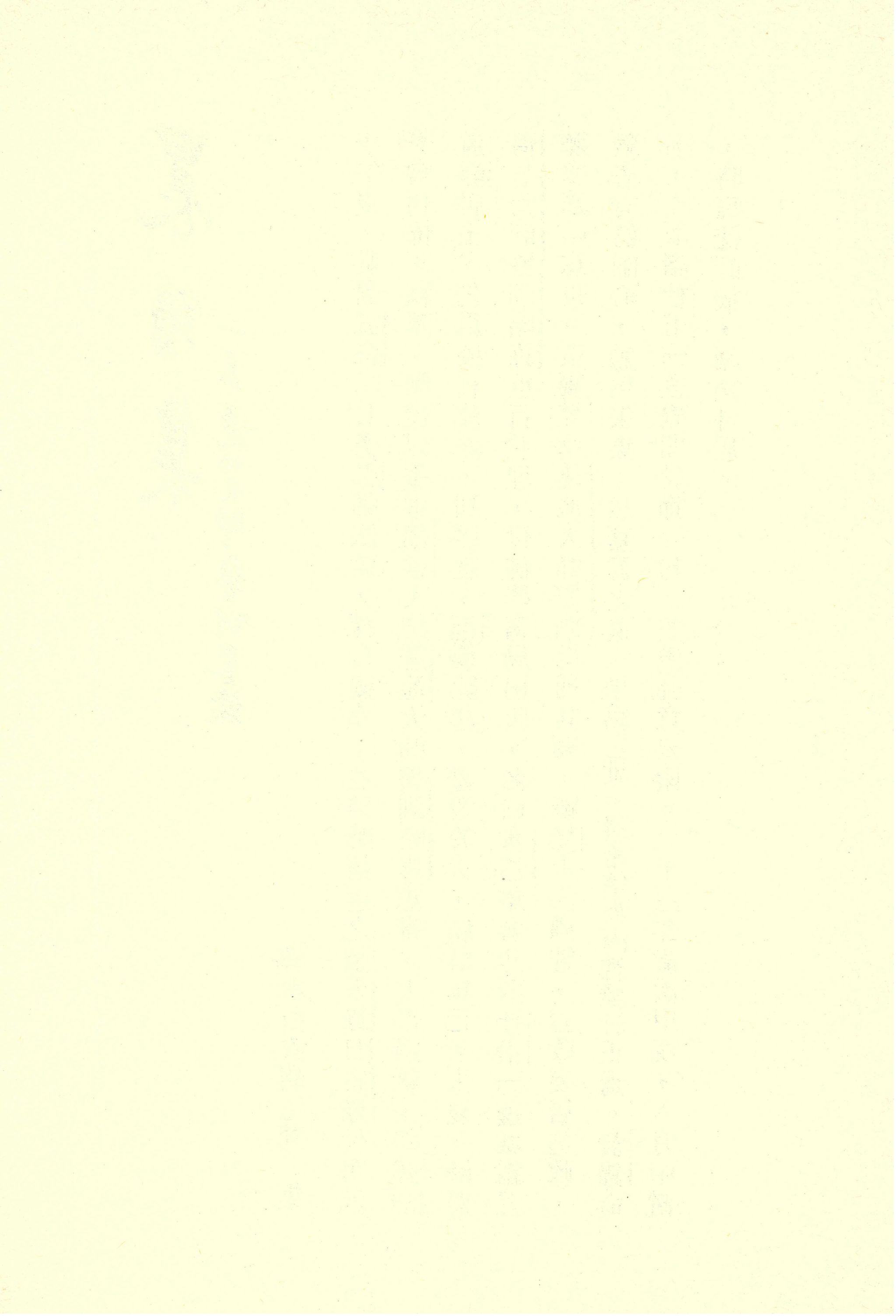


晨鐘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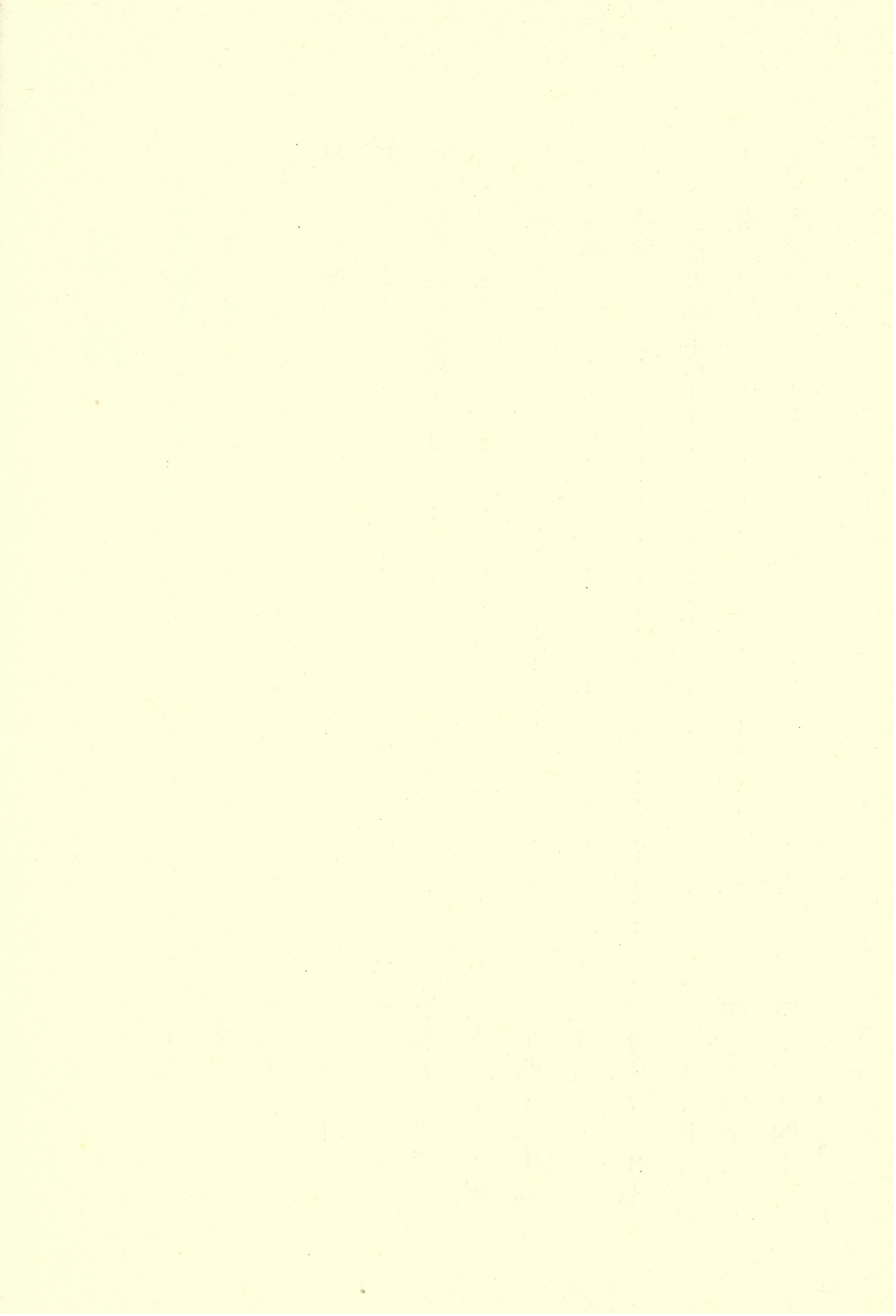
一名蓮池大師警訓略錄

舜水白衣胡宅梵 集

庚午夏，避暑五磊，日炙弘師法席，深自慶幸；並將師精選之讀書錄日省錄付明誠學會刊佈。秋季，師復以手選蕅益大師蓮池大師警訓略錄惠寄，大喜過望，即郵胡道靜居士，乞爲校刊流通，刊將就，滬變陡起，盡毀於火，痛惜無已。去夏，師將蕅益大師警訓略錄重行整理，付佛學書局出版，名曰寒笳集者乃取杜甫「邊城霜月聽寒笳」意也。復屬梵選蓮池大師警訓以補其闕，顧梵未入佛智，豈敢妄居選政，猶恐有妨師命，勉爲采集；然嘉言之遺，摭寫之訛，還希望海內智識訂正焉。晨鐘命名，亦取諸杜甫「欲覺聞晨鐘」句，並倣師意云爾。二十三年歲次甲戌，六月中澣，時寓沈師橋，塘角斗居。



目錄






竹窗隨筆

醉生夢死

醉生夢死恆言也，實至言也；世人大約貧賤富貴二種，貧賤者，固朝忙夕忙，以營衣食，富貴者，亦朝忙夕忙以享欲樂，受用不同，其忙一也，忙至死而後已，而心未已也。賫此心以往，而復生，而復忙，而復死，死生，生死，昏昏蒙蒙，如醉如夢，經百千劫，曾無了期，朗然獨醒，大丈夫當如是矣。

戒殺

天地生物以供人食，如種種穀，種種果，種種蔬菜，種種水陸珍味，而人又以智巧，餅之，餌之，鹽之，酢之，烹之，炮之，可謂千足萬足，何苦復將同有血氣，同有子母，同有知覺，覺痛，覺癢，覺生，覺死，之物，而殺食之，豈理也哉？尋常說：只要心好，不在齋素。嗟乎！戮其身而啖其肉，天下之言凶心，慘心，毒心，惡心，孰甚焉。好心當在何處?!」凡下略者作。」上略者作「。上下俱略者作「……。」後仿此。

僧習

末法僧，有習書，習詩，習尺牘語；而是三者，皆士大夫所有事；士大夫捨之不習，而習禪。僧顧攻其所捨，而於己分上一大事因緣，置之度外，何顛倒乃爾？

湯厄一

辛丑孟春，十日，予隨例入浴，失足沸湯中，從踵及股；既而調治乖方。踰兩月而後愈。雖備歷諸苦，而於苦中照見平日過咎，生大慚愧，發菩提心。蓋平日四大無恙，行坐隨意，眠起隨意，飲食隨意，談笑隨意，不知其爲人天大福也。安享此福，無復思念六道衆生，且我此一餉安樂時，地獄衆生，挫，燒，舂，磨，者，不知經幾許苦矣？餓鬼衆生，飲銅食血者，不知經幾許苦矣？畜生衆生，銜鐵負鞍，刀割鼎烹者，不知經幾許苦矣？縱得爲人，而饑寒逼迫，服役疲勞者，疾病纏綿者，眷屬分離者，刑罰責治者，牢獄監禁者，徵輸困乏者，水溺火焚而死者，蛇螫虎嚙而死者，含冤負枉而死者，其苦亦不知幾許？而我弗知也。自今以後，得一餉安樂，即當念六道苦惱衆生，攝心正意，願早成道果，普濟含識，俾齊生淨土，得不退轉，剎那自

肆，何以上報佛恩，而下酬檀信也。勵之哉！

湯厄二

佛言人命在呼吸間，予平日亦常舉此以警策大衆，而實未嘗身親經歷之也。及予之罹湯厄也；方其入浴，身心安泰，洋洋自如，俄而蹈沸釜中，幾死矣。其得生者，幸也！龍天救之也！夫爲時刹那耳，而死生係焉。命在呼吸豈不誠然乎哉？則知爲僧者，於佛所說以勸他人恆切，而以勸自己或疏，通弊也。予於是大愧大駭，而大自戢。

湯厄三

予平日論到病中做工夫處，亦知畢陵伽婆蹉所謂純覺遺身矣。亦知馬大師所謂有不病者矣。亦知永嘉所謂縱遇鋒刀，常坦坦，假饒毒藥，也閒閒矣。亦知肇公所謂，四大本空，五蘊非有矣。及乎足入沸湯，從頭簡點，痛覺在身，誰是遺身者？我今受病，誰是不病者；鋒刀毒藥，切於肌膚，誰是坦坦閒閒者？四大五蘊，實爲吾身，實爲吾累，誰是本空非有者？乃知平日乾慧，都不濟事，若無定力，甘伏死門，彼口頭三昧，祇自瞞耳。噫！可不勉歟。

預了

無常迅速，雖老少無別，然年少人猶處未定之天，妄冀長壽，若

老年人，則定然光景無多矣。須把身世事，處分了當，從他無常朝到暮到，撒手便行，無所繫累，此晚境大要緊處，不可忽！不可忽！

求人過

見人飭躬立德，名稱頗聞，便多方求覓其過，此忌心也，薄道也。或見人有所著述，其求過也亦然。不知聞一善行，覽一好書，皆當隨喜讚歎，而反掩之滅之，是誠何心哉？若果行係僞行，書係邪書，自應正言公論，明斥其非，又不當半褒半譏，依阿進退。

行脚

予單丁行脚時，忍饑渴，衝寒暑，備歷諸苦，今幸得把茆蓋頭，雖不識修行，而識慚愧。雲水乍到，供事唯勤，己身受用，不敢過分。蓋謂「曾爲浪子偏憐客，」窮漢起家，惜土如金也。今乍入緇門，便住現成菴院，事事如意，喻似富兒家，不諳民間疾苦，縱才智兼人，無賴參訪，而閉門自大，習成我慢，增長無明，亦所失多矣。

果報一

經言萬法唯心，錯會者，謂無心則無因，無果，故不患有業，唯患有心，有業無心，閻老子其奈我何？遂安意造業，無復顧忌。不知無心有二，如理思惟，用心之極，而自然入於無心三昧者，眞無心也

。起心造業，又起心制心，強制令無，似得無心，心恰成有，心有，則業有，閻老子鐵棒未放汝在。

又經言，具足智慧菩薩，脫使墮落在畜生中，畜生中王，在餓鬼中，餓鬼中王，錯會者，謂智則能轉業，故不患有業，唯患無智，有業有智，閻老子其奈我何？遂安意造業，無復顧忌，不知經稱智慧，非等閒世智之謂也。且汝智慧得如文殊身子否？縱不及此，次而下之，得如善星調達否？善星博學十八香象所戴法聚，調達得羅漢神通，而俱不免生陷地獄，況汝智慧未必勝此二人乎？杯水不能熄車薪之火，螢光不能破幽谷之昏，今之小智，滅業幾何，閻老子鐵棒未放汝在。

好樂

人處世各有所好，亦各隨所好以度日而終老，但清濁不同耳；至濁者好財，其次好色，其次好飲，稍清則或好古玩，或好琴棋，或好山水，或好吟咏，又進之，則好讀書，開卷有益，諸好之中，讀書爲勝矣。然此猶世間法；又進之，則好讀內典，又進之則好淨其心，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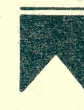
至於淨其心，而世出世間之好最勝矣。漸入佳境，如食蔗喻。

予昔在鍊磨場中，時方丈謂衆云，中元日當作盂蘭盆齋，予以爲設供也；俄而無設，唯念佛三日而已，又聞昔有院主爲官司所勾攝，堂中第一座，集衆救護，衆以爲持誦也；亦高聲念佛而已。此二事，迥出常情。有大人作略，眞可師法。彼今之念佛者，名爲專修，至於禱壽命，則藥師經。解罪愆，則梁皇懺。濟厄難，則消災咒。求智慧，則觀音文。向所念佛，束之高閣，若無補於事者。不思彼佛壽命無量，況百年壽命乎？不思念彼佛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況目前罪垢厄難乎？不思彼佛言；「我以智慧光，廣照無央界。」況時人所稱智慧乎？阿伽陀藥，萬病總持，二三其心，莫肯信服，神聖工巧，獨且奈之何哉？

種種法門

譬如王師討伐，臨陣格鬭，以殺賊爲全勝。而殺賊者，或劍，或槊，或鎚，或戟，乃至矢石種種隨用，唯貴精於一技而已。以例學人，則無明惑障，如彼賊人，種種法門，如劍槊等，破滅惑障，如獲全

勝，是知無論殺具，但取殺賊，賊既殺已，大事斯畢，所云殺具，皆過河筏耳。不務其大，而沾沾焉謂劍能殺人，槊不能殺，豈理也哉？參禪者，譏念佛爲著相，勵行者，呵修定爲落空，亦猶是也。故經云：「歸元無二道，方便有多門。」先德云：「如人涉遠，以到爲期，不取途中，強分難易。」



竹窗二筆



雁蕩山

台雁號兩浙名山，而雁蕩尤奇，有輕千里裹糧而往遊者。予昔應太平之請，去雁蕩僅一由旬期滿，院主白予爲雁蕩遊，予欲往，而忻然從遊者百餘衆，因計彼山久無接待，徘徊歷覽，往返不下半月，費粟數石，院貧不能支，遂堅執已之，衆怏怏，乃慰之曰：雁蕩之勝，在震旦中尚有過之者，即震旦最勝處不及天宮，天宮展轉最勝處，不及西方極樂世界，公等不慕極樂，而沾沾雁蕩之慕何也？竟不去！

好古一

數輩好古者，羣居一堂，各出其古以相角，有出元宋五季時物者

好古二

，衆相與目笑之；已而唐，而晉，而漢，而秦，而三代。恨不得高辛之鐺，燧人之鑽，神農之琴，太昊之瑟，女媧氏所煉五色石之餘也。一人曰：諸君所畜誠古矣，非太古也，非太古之太古也。衆曰：然則日月乎？曰：未古也。有天地然後有日月。然則天地乎？曰未古也，有虛空然後有天地。然則虛空乎？曰：未古也，吾所畜日月未生，天地未立，空劫以前之物也。諸君不吝千金，以博一爐，一瓶，一書，一畫，而不知寶其最古，亦惑矣。衆相視無語。

俄而曰：子之古人所同也，非子所獨也，奚貴焉。曰：同有之，同迷之，迷則不異於無，雖謂吾所獨，非過也。曰：吾輩之古，歷歷可觀，子之古安在？其人展兩手示之，衆復相視無語。

人身難得

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復。此語誰不知之，知之而漫不加意，與不知同。昔須達爲佛營室，佛視地上螻蟻而謂達言：此蟻毗婆尸佛以來，經今七佛，尚在蟻身。夫一佛出世，歷年甚久，矧曰七乎？釋迦而後，過五百餘萬歲，而慈氏下生，名第八佛，未知此蟻脫故身否？縱脫

蟻身，未知何日當得人身也。今徒見舉目世人，比肩相摩，而不知得之之難如是；既得人身，漠然空過，眞可痛惜。予之懈怠空過，不能不深自痛惜，而併以告夫同志者。

世有恆言：凡大徹大悟，繼祖傳燈，續佛慧命者，須是三朝天子福，七代狀元才始得。斯言似過，而理實然。昔中峯老人，謂無量劫來生死，今日要與和盤翻轉，豈易事哉？是故十善始得生天，人空方證小果，久積萬行菩薩，尚不免曝顋龍門，則三朝七代猶近言之也。主六合，魁多士，猶小喻也。極之；蓋不可思議功德智慧之所成就也。雖然；亦烏可以難自諉，而付之絕望乎？但決心精進，逢魔不退，遇難轉堅，研窮至理，以悟爲則，不患無相應時節，何以故？以宿世善根難測故。

當此五濁末世，兼以多生積習，而欲斷無明惑，悟自本心，則千萬人中，希得一二，亦無足怪。至於不爲惡而爲善，此亦易事，而甘爲不善，吾不知其何心？又復心，口，意，三，欲令攝意不動，而出入

無時，起滅無形，定力之難成，亦無足怪。至於制身不爲惡事，制口不發惡言，此亦易事，而甘爲身口之惡，吾不知其何心。

華藏第十，主藥神，得念佛滅一切衆生病解脫門，清涼疏謂趣稱一佛，三昧易成，敬一心濃，餘盡然矣。況心凝覺路，闇蹈大方者哉。前數語弘讚專念，後二句入理深談，誰謂淨土淺也。行願品廣陳不可說世界海，不可說佛菩薩功德，臨終乃不求生華藏，而求生極樂，誰謂淨土淺也。聖賢垂訓如是，而人自淺之，佛言難信之法，不其然乎？

世人重聰明，誇博洽，競辭采，然不足恃者，以其有失也。彼學窮百家，文蓋一世，有來生不識一字者。其甚，如淳禪師以才藻著名，一跌而起，頓成癡呆，則不待來生。又甚，化爲異類，則所謂但念水草，餘無所知，其可恃安在？惟般若眞智，蘊之八識田中，恆古今顚撲不破，縱在迷途，有觸還悟，世俗中人，不知此意，無足爲怪，出家兒，乃以本分事，束之高閣，而殫力於外學，可勝歎哉。

出家

先德有言：出家者，大丈夫之事，非將相之所能爲也。夫將以武功定禍亂，相以文學興太平，天下大事，皆出將相之手，而曰出家非其所能；然則出家豈細故哉。今剃髮染衣，便謂出家，噫！是不過出兩片大門之家也，非出三界火宅之家也。出三界火宅之家，而後名爲大丈夫也。猶未也，與三界衆生同出三界，而後名爲大丈夫可也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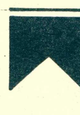
菩薩

人見如來彈斥偏小，讚歎大乘，知菩薩道所當行矣。然不審其實，而徒假其名，爲害滋甚；是故未能自度，先能度人者，菩薩也；因是而己事不明，好爲人師，則非矣。六度齊修，萬行兼備者，菩薩也；因是而專務有爲，全拋心地，則非矣。無惡名怖，乃至無大衆威德怖，坦然自在者，菩薩也；因是而聞過不悛，輕世傲物，則非矣。即殺爲慈，即盜爲施，乃至即妄言成實語，種種權宜方便，不可以常情局者，菩薩也；因是而毒害，劫奪，欺誑，甚而破滅律儀，撥無因果，如古謂飲酒食肉，不礙菩提，行盜行淫，無妨般若，則非矣。此則徇名失實，不善學柳下惠，而學步於邯鄲者也。大道無成，業果先就

惜寸陰

，愼之，愼之。

古謂：「大禹聖人，乃惜寸陰。至於衆人，當惜分陰。」而佛言：「人命在於呼吸！」夫分陰之中，有多呼吸，則我輩何止當惜分陰，一刹那，一彈指之陰，皆不可不惜也。昔伊庵權禪師，至晚必流涕曰：今日又只恁麼空過，未知來日工夫何如？」其勵精若此。予見晨朝日出，則憶伊庵此語曰：「今又換一日矣！昨日已成空過，未知今日工夫何如？」然予但歎息，未嘗流涕；以是知爲道之心，不及古人遠甚，可不愧乎？可不勉乎？



竹窗三筆



浴水

京畿老辨融師嘗言：沐浴水澄之，可以漬米，炊飯。或曰：戲言也。或曰：有激之言也。予以爲不然，蓋實語耳。予昔附糧船至丹陽，連艘十餘里，首尾相踵，而河狹水淺，浣衣者恆於斯，濯足者恆於斯，大小便利者恆於斯，穢且甚矣；然用之以煎煮炊爨者亦恆於斯，

非大富貴人罕有登崖覓井汲泉者，河水浴水奚別焉。耿恭被圍絕水，絞馬糞汁而飲之。而口外有炒米店四十里，候天雨爲飲，穿井數十丈不得水。嗟乎！餓鬼之鄉，積劫不聞水名，爲僧者今處清溪流泉之所，茶湯灌浣，事事如意，更復一月八浴，猶以爲少，一月十五浴，猶以爲少，何不知慚愧，乃至於是。

僧宜節儉

張子韶自做秀才時至狀元及第，位登樞要，而麤衣菲食，無玩好器物，其筆亦用殘禿者。胡克仁居官，茹蔬終身，眠一紙帳，彼乃現宰官身，行比丘行，況身是比丘者乎？佛制頭陀比丘，行乞爲食，糞掃爲衣，塚間樹下爲宿，今處於衆中檀越送供，衣足矣，食足矣，安居於蘭若矣，更求佳麗可乎？一鉢四綴，一緉鞋三十年，古德之高風未墜也。吾爲是慚愧自責，而併以告夫同侶。

出家四料簡

有在家出家者，有出家在家者，有在家在家者，有出家出家者。

處於族舍，具有父母妻子，而心恆在道，不染世塵者，在家出家者也。

處於伽藍，無父母妻子之累，而營營名利，無異俗人者，出家在家者

也。處於俗舍，終身纏縛，無一念解脫者，在家在家者也。處於伽藍，終身精進無一念退惰者，出家出家者也。故古有身心出家四句，意正如此。雖然，出家出家者上士也，無論矣。與其爲出家在家者，甯爲在家在家者。何以故？袈裟下失人身，下之又下者也。

世人耽著處，不捨晝夜，曰：「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。」耽賞翫也。「百年三萬六千日，一日須傾三百杯。」耽麯櫱也。「野客吟殘半夜燈。」耽詩賦也。「長夏惟消一局棋，」耽博奕也。古有明訓曰：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減。當勤精進，如救頭然。」今出家兒，耽麯櫱者固少，而前後三事，或未免焉。將好光陰驀然空過，豈不大可惜哉。

時光不可空過一

先德示衆云：「汝等出家，未曾立脚得定，忽已過三四十年矣。」我等聞此，眞懇痛切之語，所當心戰而毛豎者。乃有都將青春壯色，勤勤作有爲事業；或奔南走北，言我參禮名山。或裝塑修造，曰我興崇三寶。或聚衆起會，曰助揚法化。此雖名色，亦皆好事，非上所

時光不可空過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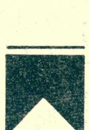
眞友

云賞翫麴蘖等比；而其爲空過一也。一朝猛省前非，忽已龍鍾衰朽，悔無及矣。故曰：「少壯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。」嗚呼！更有終身安然而不傷悲者。

「取友非難，得眞友爲難。飲食財帛相徵逐者惡友也。善相勸，惡相規者好友也。開我以正修行路，示我以最上乘法，爲我燈，爲我眼，爲我導師，爲我醫王者，眞善知識友也；不可一日而遠離者也。

學貴專精

古人爲學，有三年不窺園者，有閉戶不踰檻外者，有得家書，見平安二字即投水不展視者，庶幾乎專精不二者矣。而爲僧者，學出世法，反以世事亂其心乎？吾輩觀此，當汗顏悚骨，而惕於中矣。



正訛集



千佛衣

近世袈裟上徧繡諸佛，云千佛衣，此訛也。佛像止宜頂戴在首，負荷在肩而已；懸掛胸膈，已涉褻慢，況羅緞一身，自腰膝而下皆佛也，其過可勝言哉。輪王福傾，諒非虛語。而成風久襲，不自覺知，

願高明俯察芻蕘，愼勿著此。或曰：然則千佛衣果無之乎？曰：有之！即今二十五條衣者，千佛相傳之衣也。佛告比丘：我此僧伽黎，過去未來諸佛，皆著此衣而得解脫，是其證也。

三教一家

人有恆言曰，三教一家，遂至漫無分別，此訛也。三教則誠一家矣；一家之中，寧無長幼尊卑親疏耶？佛明空劫以前，最長也。而儒道言其近；佛者，天中天，聖中聖，最尊。而儒道位在凡。佛證一切衆生，本來自己，最親也；而儒道事乎外。是知理無二致，而深淺歷然；深淺雖殊，而同歸一理，此所以爲三教一家也；非漫無分別之謂也。

槁木死灰

宋儒謂：釋氏只要心如槁木死灰，遂斥爲異端，虛無寂滅之教，此訛也。爲此說者，蓋未曾博覽佛經，止見小乘枯定，未見大乘定慧雙修，中道第一義諦，止見空如來藏耶，未見不空如來藏，又何況中道不居，空不空如來藏耶？彼以爲槁木，吾以爲萬樹方春。彼以爲死灰，吾以爲太陽當午。識者自應平心等量，勿以先入之言爲主，而被宋儒誤却大事。

不生不滅

世人殺生，藉口佛經不生不滅，而言不生則不滅，有生則有滅，故殺生無礙，此訛也。經言：「此心本自不生，亦復不滅，不生故寂，不滅故照，常寂常照，名常寂光，」此當人妙心也。如何將至理之談，翻成細論，愚人謬說，一至於此，悲夫。



直道錄



示童子三事

一者習學業，非只是望取科第，讀聖賢書，須要學做聖賢。孟子云：「達者兼善天下，窮者獨善其身，」不羨汝達，不瞋汝窮，惟願汝無愧於二善字也。二者，做文字非只要哄試官，叨進取，文字即是本人精神心術，艱險怪異，小人之文也，正大光明，君子之文也。得失自有命在，不可見有艱險怪異而得者，便效之也。三者，從師非只要學文藝，要以德行爲本，但教我以文藝，而不教我以德行者，非賢師也。若遇賢師，須親如父母，敬如神明，終身依附可也。

門不掩閉

唐，智則，雍州長安人，性落魄不羈，恆被破衲，裙垂膝上，房僅單床，瓦鉢木匙外無餘物，居一室，門不掩閉，衆號爲狂，則歎曰：「道他狂者，不知自狂耳；出家離俗，而爲衣食故，行住遮障，鎖門緘笥，費時亂業，種種聚斂，役役不安，此而非狂，更無狂者。」

少欲知足

宋，宏覺禪師，誡徒衆云：汝既出家，如囚免獄，少欲知足，莫貪世榮，忍饑忍渴，志存無爲，得在佛法中十生九死，亦莫抛棄。

誨衆清約

宋，慈受深禪師小參，示衆云：忘名利，甘淡薄，世間心輕微，道念自然濃厚。匾擔山和尚，一生拾橡栗爲食。永嘉大師，不喫鋤頭下菜。高僧惠休，三十年著一緉鞋，遇輭地則赤脚。汝今種種受用；未饑而食，未寒而衣，未垢而浴，未睡而眠，道眼未明，心漏未盡，如何消得。

防心離過

宋，汴京善本禪師，姓董氏，漢仲舒之裔也。博極羣書。依圓照

本禪師剃落，哲宗朝住法雲，賜號大通。平居作止，直視不瞬，臨衆三十年，未嘗輕發一笑，凡所住，見佛菩薩立像，終不敢坐，蔬果以魚肉爲名，則不食，其防心離過類如此」。

誠感父骨

後周，道丕。長安貴胄里人，唐宗室也。七歲出家，十九值駕幸洛京，長安焚蕩。乃負母入華山，安止巖穴，時穀涌貴，丕自辟穀，惟乞食供母，母問，食未？恐傷母意，必曰：已齋！母曰：汝父霍山戰沒，骨暴霜露，能收取歸葬乎？遂往霍山，拾聚白骨，晝夜誦經，呪之曰：昔人精誠所感，滴血認骨，願羣骨之中有動轉者，即吾父遺骸也。一心注想，目不輕捨，數日間，有髑髏從骨聚躍出，搖曳良久，丕躃踊抱持，齎歸見母，是夜母夢夫歸，明晨骨至，人以爲孝感所致，後應制論道，多居元席，朝野歸重。贊曰：絕粒而餉母饑，誦經而獲父骨，可謂大孝兼乎存歿，而至行超於古今矣。嗚呼，異哉！

護鴨絕飲

晉，僧羣，清貧守節，庵於羅江縣之霍山，山在海中，有石盂逕數丈，清泉冽然；庵與石隔小澗，獨木爲橋，繇之汲水，後一鴨折翅

在橋，羣欲舉錫撥之，恐傷鴨，還不汲水，絕飲而終。贊曰：爲物命而忘己身，大慈弘濟，於是爲至矣。」

割耳救雉

隋智舜，趙州人，北遊亭山，庵其中，有獵者逐雉，雉入舜房，舜苦勸免，不聽；因割耳與之。獵人驚悟，投弓放鷹，數村捨其獵業。每見貧餒，流淚盈面，解衣減食，無所不至。贊曰：軻氏云，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；於舜老驗之。

看病如己

宋，高庵，住雲居，聞衲子病，移延壽堂，咨嗟歎息，如病在己，旦夕問候，躬自煎煮，不嘗不與食。或天稍寒，撫其背曰：衣不單乎？或暑，察其色曰：莫太熱乎？乃至命終者，不問彼有無，常住以禮津送。贊曰：經稱八種福田，看病第一。豈不以衲子無家，孤單湖海，伶仃疾苦，眞可悲憐。作僧坊主，而病不於我調，死不於我殯，豈慈悲之道乎？凡住持者，宜以高庵爲法。

避寵入山

晉，道悟。秦主姚興，逼以易服輔贊，屢辭不允，殆而獲免。乃歎曰：昔人有言，益我貨者損我神，生我名者殺我身。於是竄影巖壑

不結貴遊

，草食味禪終身焉。

梁，智欣，丹陽人，以經義名海內。永明末，太子時幸東田，數進寺，欣因謝病鍾山，晏然自得，不與富貴遊往，孤迴絕人；凡䞋施不畜，爲搆改住寺云。

寧死不起

唐，四祖道信大師，住黃梅三十餘載，貞觀中，太宗三詔，令赴京師，並以疾辭。帝勅使者，若更不起，當取其首。師引頸受刄，使以聞。太宗嗟嘆，賜珍帛以遂其志。贊曰：子陵之拒光皇，种老之辭仁祖，亦逸士之常耳；未聞脅之以白刄，而不回者也。丹鳳翀霄，可望而不可追也。四祖其人歟？慈藏其人歟？

詔至不起

唐，懶融，隱金陵牛首山。上聞其名，遣中使詔見，使至，融方坐地燃牛糞火，拾煨芋而食；寒涕交頤。使云：天子有詔，尊者且起，融熟視不顧。使笑云：涕及頤矣。融曰：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？上聞而歎異，仍厚賜旌之。按今之有專事美華其精舍，修飾其容貌者，對是將如何？

晉，曇無竭，聞法顯，等，躬踐佛國，慨然有忘身之誓。以永初元年，集同志曇朗，僧猛等二十五人。發長安，西渡流沙，上無飛鳥，下絕走獸，四顧茫茫，莫知所之；惟望日光以準東西，視人骨以標行路耳。至葱嶺，嶺東夏積雪，惡龍吐毒，風雨沙礫。前度雪山，下有大江，流急如箭，東西兩山之脅，繫索爲橋，十人一過，到彼岸已，舉煙爲幟，後人見煙，知前已渡，方得更進，久不見煙，則知暴風吹索，人墮江中矣。復過大雪山，懸崖壁立，無安足處，壁有故杙，孔孔相對，人執四杙，先拔下杙，仍攀上杙，展轉相攀，經於三日，方及平地，檢料同侶，失十二人。進向中天竺，路既空曠，惟齎石蜜爲糧，十三人中，又死八人。無竭雖屢經危棘，而繫念觀音，未嘗暫廢，至舍衞國，遇衆惡象，乃歸命觀音，忽現師子，象遂奔逸。至恆河，復值羣兕，歸命如初，尋有大鷲飛來，牛亦驚散。後於南天竺，隨舶達廣州，齎經而還。贊曰讀西行傳，千載而下，猶可流涕，即今一字一句，皆先德汗血也。而或以輕心對之，汙手執之，不潔處置之

，又或存而不讀，讀而不行，乃至用以搏衣食，貨名利而已，悲乎？

山房雜錄



瑜伽集要施食儀軌序

「三業相應之謂瑜伽，手之所結，必端，必嚴，毋拈弄舞揚而類戲掉。口之所誦，必眞必正，毋扭揑彈咤而淆密語。意之所作，必精必專，毋散心亂想而虧正觀。夫然後身與口協，口與意符，意與身會，而以度生，亦以此自度，功德不可思議；瑜伽行人，願相與諦審而力行之。

合刻行願品彌陀經跋

二經合刻者何？良繇行願一品，當全部華嚴大經而中云：願命終時，於安樂國蓮華化生，面見彌陀，授記作佛；故特合爲一帙。普願法界衆生，信受奉行者；生唯心華藏之寶蓮池，見本性舍那之無量壽，修四字十玄之圓滿修多羅，證九品一乘之無上等正覺。

刑戒跋

「筮仕之始，刑人未慣也。乍而臨之，必有驚傷慘戚之情焉。今日習之，明日習之，撻人如擊土石矣。又習之，殺人如刈草菅矣。嗟

乎！一芒觸而膚慄，片髮拔而色變。己之身人之身疾痛疴癢寧有二乎？而昧昧殘毒，何一至於是？人有恆談，刑官無後，誠守是戒，我知其必後，而繁且長也。」



偈頌



勸修四料簡

作福不念佛，福盡還沉淪。念佛不作福，入道多苦辛。無福不念佛，地獄鬼畜羣。念佛兼作福。後證兩足尊。

答台州王敬所侍郎

問？夜來牀頭老鼠唧唧，說盡一部華嚴經。師云：貓兒突出時如何？王無語師自代云：走卻法師，留下講案。因書頌曰：老鼠唧唧，華嚴歷歷，奇哉王侍郎，却被畜生惑。貓兒突出畫堂前，牀頭說法無消息。無消息，大方廣佛華嚴經，世主妙嚴品第一。

古語四頌

不音之音，名曰至音。沈沈寂寂，吼動乾坤。無叩而鳴，古人所箴。學道之士，默以養眞。

大器晚成

不器之器，名曰上器。積厚養深，一出名世。欲速不達，古人所

刺。學道之士，靜以俟勢。

大智如愚

不智之智，名曰眞智。蠢然其容，靈輝內熾。用察爲名，古人所忌。學道之士，晦以混世。

大巧若拙

大巧之巧，名曰極巧。一事無能，萬法俱了。露才揚己，古人所少。學道之士，朴以自保。



贊銘



多寶如來贊

許都闓

非玉非金銀，非珠犀瑪瑙，猗頓失其富，海藏慚乏少，普應衆生求，是名曰多寶。

元眞像贊

將軍身，菩薩心。劍戟場，栴檀林。不離幻我，得自性之元眞。

畫像自贊

瘦若枯柴，衰如落葉。獃比盲龜，拙同跛鼈。無道可尊，無法可說。問渠趺坐何爲，但念阿彌陀佛。

又

依肉像，出紙像。紙像固不眞，肉像還成妄；那個是雲棲和尚？



詩歌

警悟四首（有序）

屋可蔽風雨，慈受深禪師作也。予以衣，食，器，三，足之成四，黏置座右，用以自警，非敢聞於賢者也。

屋可蔽風雨，何苦鬪華麗。堯舜古聖君，光宅天下被。茅茨未嘗剪，土階亦不砌。不知爾何人，鱗鱗居大第。

食可充饑腸，何苦尙腴靡。孔顏古聖師，悅心飽義理。一簞復一瓢，飯蔬食飲水。不知爾何人，肥甘滿砧几。

器可足使令，何苦作淫巧。釋迦三界師，萬德備天藻。一持鉢多羅，四綴猶未了。不知爾何人，杯箸嚴七寶。

衣可蓋形體，何苦競文飾。迦葉首傳燈，聞譽千古溢。頭陀百結鶉，老死終弗易。不知爾何人，偏身皆綺縠。

山居

平生命坐太孤星，峭似高峯冷似冰。自主自賓還自僕，空菴空榻復空鐺。藤蘿入戶無人剪，燈火消煙借月明。獨有纖毫孤未盡，白雲

時至件幽清。

擬古四首

畏寒時欲夏，苦熱復思冬。妄想能消滅，安身處處同。

忖得翻成失，擬東仍復西。未來杳無定，何必預勞思。

蠶出桑抽葉，蜂饑樹給花。有人斯有祿，貧者不須嗟。

草食勝空腹，茆堂過露居。人生解知足，煩惱一時除。

君不見，東家婦，健如虎，腹孕常將年月數，昨宵猶自倚門閭，今朝命已歸黃土。又不見，西家子，猛如龍，黃昏飽飯睡正濃，遊魂一去不復返，五更命已屬閻翁。目前人，尚如此，遠地他方那可指；閒將親友細推尋，年去月來多少死。方信得，紫陽詩，語的言眞不可欺；昨日街頭猶走馬，今朝棺裏已眠屍。伶俐人，休瞌睡，別人與我同一類；狐兎相看意若何，前車之鑑豈不多？鑽馬腹，入牛胎；地獄心酸實可哀；若還要得人身復，東海撈鍼慢打挨。我作歌，眞苦切，眼中滴滴流鮮血，一世交情數句言，從與不從君自決！

書

「無業而病，病屬先業，現生償此，併多生之業償之矣；所謂重報輕受者也。應生歡喜，而勿煩惱。世事以疾而廢，因廢世事，得修道業，又所謂因禍而得福者也；亦應生歡喜，而勿煩惱。惟宜盡放萬緣；一心內照。

人生閒忙亦有分定，必待極閒而後辦道，終無日矣。忙裏取閒，得一時空，便收拾散亂之心，攝歸正念，久之自然有得。

諸作具見曠世逸才，今回心此箇門中，非夙有深根，何以至是。當時時返照此一片英華，從何處流出，則不負平生矣。

衆生無始無終亦無盡，即世界衆生，成佛如雨點，而衆生終不見減，諸佛終不見增。此是實說。無始，無終，無盡，數字極妙，此是不可

思議境界。稱理，則衆生即佛，佛即衆生。心本不生，緣合而生。心本不死，緣散而死。似有生死，原無去來。於斯會得，生順死安。」

「決不爲保護己官，而聽一不合天理之囑託。決不爲保護己官，而行一不義之事。決不爲保護己官，而殃一無辜之民。決不爲保護己官，而明知寃枉，不爲申雪。決不爲保護己官，而歇了當爲之大利益功德。能然者，即此是千善，即此是萬善，即此是萬萬善。」

來問出世眞諦？夫世即出世，則不須求出。眞非妄外，則何用覓眞。此意未會，則莫若一心念佛？念極而悟，悟則無論，縱不大悟，而離此娑婆，生彼淨土，即是出世。消滅雜念，純一正念，即是眞諦。今亦不管出不出，眞不眞，但工夫做到一心，自然了當矣。

「宿習久在多生，道念始於今日，孤軍未勝勁敵，理自然也。久遠不退，事必辦矣。」

儻遇不如意事，即便撥轉心頭，這一聲佛號急急提念；即回光返照，

我是阿彌陀佛世界中人，奈何與世人一般見識，回瞋作喜，一心念佛。此是智慧中人，大安樂大解脫法門也。

前有束，言不必執定遠離，想已達聽。經云：「內修菩薩行，外現聲聞身。」今日爾內懷出世心，外現世間法可也。如此，則家室心安，已得出入自在；不作意解脫，乃所以爲解脫也。

「今當以忠君愛民，爲處官之正務，次乃及於護法。護其理，不溺於其迹。護其正，不牽於其情。護其賢者，不護其不肖者，是之謂眞護法也。」

人之處世，遇順境者其情愉以安。遇逆境者，其情憂以危。然而順未足爲幸，逆未足爲不幸也。溺於意之所便，則出世之心不生。戚戚乎不得志。夫然後厭身世之桎梏，而求以出世。是故萬苦交於前，但以正智觀察，苦從何生？從身生。身從何生？從業生。業從何生？從惑生。因惑造業，因業成身，因身受苦，但能破惑，一切空寂。敢問所以破惑之方？只須就本參話頭上理會，念佛的是誰？捉敗此疑，諸惑

皆破，思之毋忽。

答問

問：「若已悟，則塵塵華藏，在在蓮邦，十方無不可者；何獨樂生西方耶？　答：「古人云：汝將謂一悟，便可上齊諸佛乎？故普賢爲華嚴長子，雖塵塵華藏，在在蓮邦，而行願品必拳拳乎以往生安樂爲言也。已悟尚然，未悟可知矣。

問：本來受病處，作何剗除？目前下手處，有何方法？　答：知病是幻，不須剗除。無下手處，正好下手。

問：帶職修行，除念佛外，以何者爲攝心之要？心有昏瞶散亂，二者難除，再求明教。　答：經云：「歸元無二路，方便有多門。」略開爲三，隨意行持。念佛門　念佛一門，止觀雙備。　止觀門　以止止散，以觀觀昏。　參禪門　以悟爲則，而止觀亦具其中。

問：闢解義何以異？　答：解如千里馬之圖，闢則牽一千里馬至矣。

問：在家人修行，恐終不及出家者？　答：雖是百工居肆，以成其事。

然在家人，能於五慾中證得；如火中之蓮，後遇水則愈長。若水中生者，後遇火恐焦耳？

問：持身處世之法，可終身持守者；求挈領開示。　答：只消依論語一言更出一步，觀世如夢，觀身如幻可也。

問：善惡報應各在當人之身，六道升沈不可誣矣。乃又有子孫代受其殃慶者何也？　答：子孫受殃者，有惡業人，生極惡家，以受其殃，彼此正相當也；慶可例見矣。

問：經稱禮拜之福，從膝下至金剛際，一塵一轉輪王位。因微果大，人不能信。　答：果核雖微，能發千枝萬葉。

問：設有二人焉，一人肉食而不廢念佛，一人蔬食而絕不念佛，二者孰優？　答：二者病只一般，念佛者稍勝，勝彼不知有佛故。

問：終日念佛，遇福則作，吾師明誨也。夫作福時，心在福事，即不在佛號矣；拈一放一，可謂一心不亂乎？　答：明鏡本空，物來則現，於鏡空何礙。人但事未至而將迎，事已過而留滯，乃為病耳。

摘答

能作夢幻泡影觀者，超出夢幻泡影人也。不作夢幻泡影觀者，正夢中人也。

皮爲鼓而供佛，牛亦有功。角爲燈而供佛，羊亦滅罪。

雜答

問：淨土與禪優劣　答：「歸元性無二，方便有多門。」今之執禪謗淨土者，卻不曾眞實參究，執淨土謗禪者，亦不曾眞實念佛。若各各做工夫到徹底窮源處，則知兩條門路，原不差毫釐也。按然則三藏十二部經，八萬四千法門，豈有差毫釐耶？

問：禦魔何法　答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即聖境現前，切不可作聖解，若一執著，便落邪手；況魔境聖相，終有分別，縱然魔能巧現，明眼者一照，其破綻處歷歷分明，則彼即歛迹矣。如未能如是，更有捷徑法，只是單單堅守正念，任它是聖是魔，一切莫管。

問：病中如何用心排遣　答：人在病中，凡有四等；爲病所使，忘

失正念，不知排遣者，愚夫之用心也。雖罹病緣，堅持正念，善巧排遣者，初學之用心也。病忘其病，正念自如，不須排遣者，大賢之用心也。爲衆生故，示現病身，排遣不排遣，兩不必論者，諸佛無所用心之用心也。「世有狂徒，見他人病，極善開導，」或云：「四大本空，何病之有。」或云：「一切放下，莫著於病？」是則固是；爭奈自到病中，都忘卻開導他人言語，依舊空不去，放不下，束手無措，甘伏死門而已。我輩觀此，應自猛省，務臻實效，莫學虛頭，趁四大康健時，討取箇本空，即今目前就要放下；若待病生，方做手脚，所謂寇至築垣，亦復何及。」

草木都爲鬼神所棲，上各有宮室，在人自不見耳；故木不輕伐。

在家人教弟子，只是耕讀，不必定要望以富貴。

開示

夫學佛者，無論莊嚴形迹，止貴眞實修行。在家居士，不必定要緇衣道巾。帶髮之人，自可常服念佛，不必定要敲魚擊鼓。好靜之人

，自可寂默念佛，不必定要成羣做會。怕事之人，自可閉門念佛，不必定要入寺聽經。識字之人，自可依教念佛，千里燒香，不如安坐家堂念佛。供奉邪師，不如孝順父母念佛。廣交魔友，不如獨身清淨念佛。寄庫來生，不如見在作福念佛，許願保禳，不如悔過自新念佛。習學外道文書，不如一字不識念佛。無知妄談禪理，不如老實持戒念佛。希求妖鬼靈通，不如正信因果念佛。以要言之，端心滅惡，如是念佛，號曰善人。攝心除散，如是念佛，號曰賢人。悟心斷惑，如是念佛，號曰聖人。

「世間無有一人不堪念佛。若人富貴，受用現成，正好念佛。若人貧窮，家小累少，正好念佛。若人有子，宗祀得託，正好念佛。若人無子，孤身自繇，正好念佛。若人子孝，安受供養，正好念佛。若人子逆，免生恩愛，正好念佛。若人無病，趁身康健，正好念佛。若人有病，切近無常，正好念佛。若人年老，光景無多，正好念佛。若人年少，精神清利，正好念佛。若人處閒，心無事擾，正好念佛。若人

處忙，忙裏偷閑，正好念佛。若人出家，逍遙物外，正好念佛。若人在家，知是火宅，正好念佛。若人聰明，通曉淨土，正好念佛。若人愚魯，別無所能，正好念佛。若人持律，律是佛制，正好念佛。若人看經，經是佛說，正好念佛。若人悟道，悟須佛證，正好念佛。普勸諸人，火急念佛。九品往生，華開見佛。見佛聞法，究竟成佛。始知自心，本來是佛。

示講主二條

聲名顯著，守之以歛藏。利養豐饒，守之以儉朴。瞻仰衆多，守之以謙下。朋儕嫉忌，守之以和忍。

辯理不得不明，而忌剛躁。折惡不得不嚴，而忌暴刻。持身不得不莊，而忌高傲。處友不得不和，而忌嘲謔。

訓沙彌

莫貪財，學忍辱。戒遊戲，勤誦讀。遠年輕，近耆宿。思古人，麻麥粥。思古人，糞掃服。思古人，樹下宿。少苦行，老享福。享福早，壽命促。望出世，聽吾囑。

示智眞侍者

莫貪欲染境，地獄根本故。莫著玩好物，死不隨身故。莫遊族姓

家，喪失清節故。莫交無益友，鮑肆漸染故。莫恃少壯年，人命呼吸故。莫縱一時瞋，後悔無及故。

示無隅大方

清年美質，當於自家本分事上用心；不可以五字七字，浪費光陰，貽日後之悔也。大事已明，吟咏未晚。

示某居士

堅持五戒，一心念佛。孝養父母，亦勸其一心念佛，求願母子同生淨土。隨緣度日，來供則受。莫行募化，莫作念佛會，守分修行，即是末法中，大善人眞居士也。

示姪孫大綬

「非只起五更，睡半夜方是勤學。但清晨至暮夜，月無閒日，日無閒時，禁閒走，省閒話，絕閒事，孳孳汲汲，專精不弛，自然日進。

自警七條

警策

「眞爲生死出家，直欲一生了辦，務力守之，時時自警。

一不得蓄資財，造房屋，買田地，置一切精緻好物，即經像等傳自太古，出自名家，皆勿留戀，一心正念。

二，不得作種種非緊要福德緣事，姑俟他日大事已明，作之未晚。今且權置萬行門，一心正念。

三，不得於好色起貪愛心。於好味等起貪愛心，於好言贊譽我者，起貪愛心，不得於惡色起瞋惱心。於惡味等起瞋惱心。於惡言譏毀我者，惡口罵辱我者，惡拳捶打我者，種種拂逆我者，起瞋惱心。乃至過去事，或順或違，未來事，或順或違，皆悉屏絕，堅壁固守，一心正念。

四，不得吟作詩文書寫眞草題貼對聯修飾尺牘，泛覽外書，議論他人得失長短，乃至教憑臆見，而高心著述，禪未悟徹，而妄意拈評，緘口結舌，一心正念。

五，不得交結親朋，應赴請召，遊山翫景，雜話閒談，凡種種世諦中事，除理所當爲，決不可已者，餘悉休罷，一心正念。

六，不得貪著放逸，恣縱睡眠，大事未明，捍勞忍苦，一心正念。

七，不得與世人競才競能爭名爭勢，未得言得，未證言證，誑稱知識

，妄自尊高，惟應執卑守愚終身居學地而自鍛鍊，常精常進，一心正念。

十方僧衆，聖賢出沒我見之未嘗不敬。他未跪，我先跪。他未拜，我先拜。前有方上一僧，人以其醜惡藍縷，莫不輕藐之；及見吾洒劇論楞嚴玄旨，你們決不可輕藐人，記取！記取！

「大衆！我與你但今送某僧，明日送某僧，不知不覺輪到自身；此時悔恨無及。須疾忙念佛，時刻不要放過方好。我見你們自家也說可惜，對人也說可惜，及乎堂中估唱，依然言笑自如，你只不信人命在呼吸間也。

念佛不可執定。或覺費力，則不妨默持。或覺昏沈，則不妨高聲。如今念佛者，只是手打魚子，隨口叫喊，所以不得利益，必須句句出口入耳，聲聲喚醒自心。譬如一人濃睡，一人喚云，某人！則彼即醒矣，所以念佛最能攝心。今人不肯念佛，只是輕視西方，不知生西方乃是大德，大福，大智，大慧，大聖，大賢的勾當；轉娑婆成淨土，不同小可因緣。汝但看此城中，一日一夜，死却多少人，不要說生西方

，即生天，千百人中尚無一箇，其有自負修行者，祇是不失人身而已。故我世尊大慈大悲，示此法門，功過乾坤，恩逾父母，粉骨碎身，不足爲報。

僧訓日紀



檢心詩
女人之訓

長阿含經第四卷云，阿難白佛言，佛滅度後諸女人輩來受誨者，當如之何？佛告阿難，莫與相見。阿難又白，設相見者，當如之何？佛言莫與共語。阿難又白，設與語者，當如之何？佛言當自檢心。

不教
弟子之訓

菩薩善戒經第四卷云，旃陀羅等及以屠兒，雖行惡業，不能破壞如來正法，不必定墮三惡道中。爲師不能教呵弟子，則破佛法，必定當墮地獄之中。爲名譽故，聚蓄徒衆，是名邪見，名魔弟子。

供養
父母之訓

「佛告比丘，若人百年中，右肩擔父，左肩擔母，極世珍奇衣食供養，猶不能報須臾之恩；從今聽諸比丘，盡心盡壽供養父母，若不供養，得重罪。

垂誡

永明壽禪師垂誡云，學道之門，別無奇特，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劫來業識種子；汝等但能消除情念，斷絕妄緣，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，心如木石相似，直饒未明道眼，自然成就淨身。若逢眞正導師，切須勤心親近，假使參而未徹，學而未成，歷在耳根，永爲道種，世世不落惡趣，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來，一聞千悟。須信道眞善知識，爲人中最大因緣，能化衆生。得見佛性。深嗟末世，誑說一禪，只學虛頭，全無實解，步步行有，口口談空，自不責業力所牽，更教人撥無因果，便說飮酒食肉，不礙菩提，行盜行淫，無妨般若，生遭王法，死陷阿鼻，受得地獄業消，又入畜生餓鬼，百劫萬劫，無有出期，除非一念回光，立即翻邪爲正，若不自懺自悔，自度自修，諸佛出來，也無救你處。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，便可食肉。若喫酒如喫屎尿相似，便可飮酒。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屍相似，便可行淫。若見己財他財如糞土相似，便可侵盜。饒你鍊得到此田地，亦未可順汝意在；直待證無量聖身，始可行世間逆順事。古聖施設，豈有他心，只爲末法僧尼

少持禁戒，恐賺他向善俗子，多退道心，所以廣行遮護。千經所說，萬論所陳，若不去淫，斷一切清淨種。若不去酒，斷一切智慧種。若不去盜，斷一切福德種。若不去肉，斷一切慈悲種。三世諸佛，同口敷宣，天下禪宗，一音演暢。如何後學略不聽從，自毀正因，反行魔說，只爲宿熏業種，生遇邪師，善力易消，惡根難拔；豈不見古聖道，見一魔事，如萬箭攢心。聞一魔聲，如千錐箚耳。速須遠離，不可見聞，各自究心，愼莫容易。

趙州云，老僧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。又云，若一生不離叢林，不語十年五載已後，佛也不奈你何？ 盤山語錄，修行人，大忌說人長短是非，乃至一切世事，非干己者，口不可說，心不可思，但口說心思，便是昧了自己。若專鍊心，常搜己過，那得工夫管他家屋裏事，粉骨碎身，唯心莫動。收拾自心，如一尊木雕聖像；坐在堂中，終日無人亦如此。旛蓋簇擁香花供養亦如此。讚歎亦如此。謗毀亦如此。修行人常常心上無事，時時刻刻體究自己本命元辰端的處。

放生圖頌

人既重其生，物亦愛其命，放生合天心，放生順佛令。放生冤結解，放生罪垢淨。放生免三災，放生離九橫。放生壽命長，放生官祿盛。放生嗣胤昌，放生家門慶。放生無憂惱，放生少疾病。放生觀音慈，放生普賢行。放生悟無生，放生生死竟。放生與殺生，果報明如鏡。

學大乘不輕二乘論

後「曰：教中歎大褒圓，彈偏斥小，至謂聲聞之人，勿與同學，勿與問訊者又何如？曰：甚哉子之固也。泥於言而失意，幾於負聖經矣。彼經所云，佛之大慈，勸進後學，欲牆塹二乘之徑，而使普遊於大乘之坦途也，非謂二乘之可輕也。」

前「不輕細流，所以滄海成其深。不輕土壤，所以泰華成其高。不輕凡庶，所以聖人成其德。輕世傲物，世之賢者不爲，而況號爲菩薩者耶？且二乘何如人哉？諸漏已盡，無復煩惱，三明六通，十八神變，

是可得而輕否耶？彼輕之者，不知盡幾漏，斷幾煩惱，開幾明，徹幾通，得幾神變耶？以蚊蚋而侮鸞鳳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」

「尤可歎者，今見孤隱獨行之輩，即指而曰，此聲聞人也，見營事聚衆之流，即指而曰，此菩薩人也。噫！涉俗者濫稱菩薩，而避喧者便作聲聞，抑何待聖賢之淺也。由是生大我慢，起大邪解，自以爲是，而鄙薄一切，遇持戒者則非其執相。遇精進者，則笑其勞形。遇實行者，則謗其愚癡，遇節儉者，則譏其朴陋。遇禪寂者，則毀其枯槁。遇愼訥者，則誚其無知。遂致心日狂而弗收，言彌誕而莫檢，身放逸於規矩準繩之外，而無所忌憚。人或詰之，則曰，吾學大乘者也；解圓者不屑乎偏門，悟大者無拘於小節，嗟夫！竊一時之虛名，而甘萬劫之實禍，可勝歎哉。然則爲今之計宜何如？曰，學佛之士，當學菩薩不可一念而發二乘之心，亦不可一念而生輕視二乘之心。

凡看經教，不可先看註脚，宜先熟翫正文，十句二十句，乃至百句，務令首尾貫通，然後以註和會。今見學者，讀正文畢，即便看註

出家人不祥事三十二條

，致令理不圓徹，皆由於此。

一，佛前安坐，受人禮拜不祥。　一，佛前罵人不祥。　一，法座上呵叱人，及輕口斥前賢錯謬不祥。　一，褻衣受人禮拜不祥。一，當食罵人不祥。　一，對食分別好惡起憎嫌心不祥。　一，綾羅錦綺，作家常日用衣服不祥。　一，臥牀用重褥重席，綾絹被，紗羅帳不祥。　一，清晨罵詈人不祥。　一，憎嫌信施輕少不祥。　一，買奴僕供役使，如富貴家不祥。　一，人勞我獨逸不祥。　一，人窮乏，我獨富饒不祥。　一，年少作講法師，作施食師，作住持師不祥。　一，少年恃聰明，輕忽老宿不祥。　一，恃年臘高，輕忽後進不祥。　一，無故得重施不祥。　一，人以至誠待我，我以巧詐對之不祥。　一，好談他人過失及隱微事不祥。　一，以常住公物，利濟俗家不祥。　一，寵厚沙彌弟子，華衣美食不祥。　一，出言動輒麤重，令人難當受不祥。　一，多諸護法，多諸信施，即便妄尊自大不祥。　一，無病使人出溺器不祥。　一，病中瞋怒服事人不祥。　一，

著褊衫小解不祥。一，逢水旱等，怨恨天地不祥。一，欠人債負，聞其死，生心喜悅不祥。一，未語先笑不祥。一，麤通教理，妄議古人，藐視時人不祥。一，具少知見，以宗師自任不祥。以上折福折壽，多招殃咎，故云不祥，當相與共戒之。

願以此功德
莊嚴佛淨土
上報四重恩
下濟三途苦
若有見聞者
悉發菩提心
盡此一報身
同生極樂國

晨鐘集

一名蓮池大師警訓略錄

編輯：蓮因寺大專學生齋戒學會
地址：南投縣水里鄉頂崁村圳頭巷十五號
承印：文胤打字印刷有限公司
地址：板橋市文化路二段三九四號二樓
電話：（〇二）二五二一九三六・二五一五六四四
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五月恭印三千册

